

上山·上山·爱

Shangshan
Shangshan
Love

李敖
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上山·上山·爱

Shangshan
Shangshan
Love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清者阅之以成圣

浊者见之以为淫

李敖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山·上山·爱/李敖著. - 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1.5

ISBN 7-221-05886-5

I. 上… II. 李… III. 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4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98312 号

上山·上山·爱

李敖 著

责任编辑:杨民生

出版发行: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印 刷:贵州新华印刷厂

经 销:贵州省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mm 大 32 开

字 数:290 千字

印 张:12.5

版 次:2001 年 5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221-05886-5/C·556

定 价:25.00 元

自序

我写“上山·上山·爱”

一九三五我生那年，鲁迅在“且介亭杂文”的“附记”里，提到国民党政府管制言论，当时主持检查的人删文章，并不告诉读者哪儿被删，弄得文章上气不接下气，读者看了，大惑不解，“你在说什么呀？”

十多年后，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宪政了、自由了。在书报检查方面，说我们不事先检查你们了，改为事后追惩你们了，你们不要乱写啊，乱写了，我们照样可以追着惩罚，你还是逃不掉的。

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亡国了，它逃掉了，逃到台湾，重组了伪政府，按说既然宣布不事先检查了，理应比对付鲁迅那一时代多点言论自由才是，其实不然。事实上，伪政府暗中施出两种方法来“超鲁迅”。第一种方法是“不检即查法”，例如对李敖的书，根本是本本查禁。换句话说，根本检查都不必了，就查禁了事。所以，从形式上看，检查倒真仿佛取消了！只是代替的，不是更多

2 上山·上山·爱

的自由,而是更多的查禁而已。

第二种方法是“一查永逸法”,例如对李敖在杂志上连载的文章,在连载期间即予查禁,前面既被查禁,后续是想印出书也自然不得超生。所以,只禁一期就可一劳永逸,无须期期查禁了。

第一种情况是等你书写完了,看都不必看,就查禁;第二种情况是你书还没写完,还没大功告成,但我查禁动作先大功告成,我只看第一期连载,就查禁。结果你连载一百期也没用,你死定了。

十七年前,我的长篇小说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连载时,国民党伪政府迎头痛击,立刻来了查禁令,罪名是“蓄意为匪宣传、诬蔑政府、侮辱壮烈殉国先烈、扭曲事实、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、严重淆乱视听,足以影响民心士气”。结果,我的小说碍难写下去了。

十七年过去了,我卷土重来,终于在我六十大寿(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五日)时,把小说铁定问世。这是继《北京法源寺》后我的第二本长篇小说,三十万字,在禁书史上,无疑的,它是世界冠军。——一本小说还没写完就给查禁了,它的“妖言惑众”,还不世界吗?

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虽是我继《北京法源寺》后第二本长篇小说,但两本书的形成,却大异其趣。

《北京法源寺》是我被判十年后,在黑牢里等待复判时构思的,而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却构思在坐牢之前,并写了一些片段。我被国民党伪政府下狱后,家中两次被搜查,搬走了好多箱“叛乱文件”,经检查后,过滤出六箱不重要的,分次还了给我,其中有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的那些片段。还给我的原因是内容乃“黄色的”而非“红色的”,伪政府只管“大头”不管“小头”,所以,网开“小头”一面,还给你了。直到十七年前,我连载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时,他们才发现李敖即使写“黄色小说”,居然也不老实,他的“小头”也是反政府的。所

以，就发生了“没写完，就查禁”的妙事，开了有人类以来，古今中外禁书史的先河。“焚书坑儒”又算老几呢，书没写好就先焚了，才知道本国民党的厉害！

不过，十七年过去了，那个李敖又来了！不管“大头”“小头”，还一起冒出来了！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四月二十五日出版之日，因为此书来头大、两头大，必然掀起定位定性的高潮。是“黄色小说”？还是“情色文学”？还是“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脱了裤子谈思想”的中文巨作？都可七嘴八舌、都可议论纷纷。但对构思三十多年、最后花四十多天一口气把它写完的作者说来，这本小说，却应了我在它扉页写下的十四个字——

清者阅之以成圣

浊者见之以为淫

清浊之分，关键何在？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(Lady Chatterley's Lover)作者劳伦斯(D. H. Lawrence)，有篇论文叫《色情与淫秽》(Pornography and Obscenity)，对淫与非淫，反复陈词。其实他说得太多了，反不清楚了。事实上，真正的判别方法，乃在读者能不能受小说影响，从而激浊扬清，这就在于小说内容有没有这一功力。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这本小说，涉及的重要主题上百个，发人深省的深度和幅度如此丰富，可谓前无古人，至于后有没有来者，要看我何时死了而定。——我就是我的来者。当我一旦物化，这种小说必成绝响。嵇康被害，广陵散失传；章绛云亡，国故学沦没，生逢浊世，以发清音，海峡两岸，一人而已，读此书后还怪我大言者，非人也！

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这本小说，书名怪怪的，原因是三十年前和三

十年后,各有一位女主角“上山”。“上山”、“上山”,分属两个人。两个人的二十岁生日那天,都在同一座山上、同一个房间、同一张床上,前后虽有三十年的间隔,但两人并不陌生,因为她们是母女;但又陌生。因为她们从没见过面,母亲生产时立刻羊水栓塞昏迷死亡,在人间,女儿接替了母亲,也在三十年后的同一张床上,跟母亲当年的情人,躺在一起。她全不知道,冥冥之中,她接替了生命,也接替了爱情。当年的情人也在最后才知道,事隔三十年,原来她们是母女!他不愿说出真相,为了死者和生者,他只好把一切长捐心底。小说结束在乱伦的悬疑里,没人知道最后的故事……

根据台湾岛上出版评议基金会的调查,目前每月上市的“黄色小说”,高达三百六十万本。由于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里有不少精致的床上镜头、浴缸镜头和雨中镜头,被人痛恨的李敖,这回有机会被归为“黄色小说”的作家群。但是,“黄色小说”每月三百六十万本了,又何劳大师李敖执笔?把李敖如此定位,未免太小看他的危险性了。

事实上,如果硬要假以颜色,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毋宁是一部“黄色其外,红色其中”的小说。红色象征“性”的激越和“思想”的激越,它的最大特色,就在把“形而上”和“形而下”合而为一。《易经》上说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,自来“黄色小说”,只是形而下的器官交合而已,不足以语形而上的大道,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却开得未曾有之奇,以奇情奇文,颠倒阴阳,笑傲《易经》,成其不朽。

藏传佛教有“尸陀林主”(Masters of sitavana),画面是男女骷髅,风月交叉,虽朽为枯骨,但仍能灭敌饮血,以显神通。若论真的“尸陀林主”,非此书莫属。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是真正灭敌饮血的文学,“谈笑间,强虏灰飞烟灭。”“强虏”是谁,读者一看便知。本书虽

自序 我写“上山·上山·爱” 5

为情爱秘笈、男女圣经,但是功夫深处,却是“思想挂帅”的智者、强者文学,不想再看娘娘腔文学作品的读者,何妨一读此书,大开眼界也。

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三日在中国台湾

楔 子

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，在巴黎。一位穷困的三十六岁画家，发了高烧，昏倒在画室里。被发现后，立刻送到慈善医院，晚上八点五十分，他死了。

第二天，二十五日，小他二十二岁的模特儿妻子珍妮·海布特 (Jeanne Hébuterne) 赶来看他，凝视、凝视、凝视了许久许久，静静地向后退着，向他告别。十几个小时后，这位女士从五楼跳了下来，殉情而死。还怀了九个月的身孕。

直到三年以后，模特儿妻子的家人才同意，让他们同穴而葬，墓碑上写着：“他们终于长眠一起。”

画家死时，每幅画价仅售一百五十法郎；十年以后，涨到五十万法郎；七十年后，已经涨到和他朋友毕加索 (Picasso) 一样的数字。

画家是意大利人，他去国而不怀乡，但临终遗言却是：“我永远的意大利。”他有了永远的祖国、永远的情侣，和永远的名字。

而“莫迪里亚尼”(Modigliani) 就是他的名字。

第三部 三十年后

第二部 二十年前

第一部 三十年前

楔子

自序 我写「上山·上山·爱」

「上山·上山·爱」 目录

第一部 三十年前

她是一个酷爱莫迪里亚尼创作的小女人。她的小脸清瘦，就像莫迪里亚尼在一九一六年画的那张《露妮》(Renée la blonde)的脸，或是一九一七年那张《结领带的女郎》(F'emme à la cravatenoire)，或是那张《罗洛蒂》(Lolotte)。不对，“罗洛蒂”那张稍胖了一点，她却是标准的清瘦型的，清瘦而苍白。

她酷爱莫迪里亚尼的画，她家的客厅里，挂了一幅画家朋友画她的速写像，笔触不见匠气、不见俗气、很成熟，尤其右眼和左眼不在一条直线上，与莫迪里亚尼一九一五年的《基斯林》(MolseKisling)，或一九一六年的《史丁像》(Chalm Soutine)，属于同一档次。当然，她比莫迪里亚尼所有的画中人物都美得太多了：她的头不那样斜、脖子不那样长、眼睛不那样核桃，并且在眼睛深处，有一对晶莹黑亮像六岁小女孩的瞳孔，而莫迪里亚尼的画像，许多却有眼无珠。

所以，可以这么说：她是一个活的艺术品，一个莫迪里亚尼终

2 上山·上山·爱

生都没遇到的模特儿。如果莫迪里亚尼遇到了她，遇到了东方美女、中国美女，一定会修正自己的审美观念，世界艺术便会改写，莫迪里亚尼的传记也会改写，我真的这样想。

这小女人留的是中分长发，两边直垂下来，更衬出她长形小脸的清瘦与苍白。我望着这幅速写像，望着、望着，一股奇异的反应从我身上涌起。我是信仰开明思想与科学的人，我不信任何玄虚的事。但这幅速写传给我的感觉，却颇有玄虚情味。怪怪的，不像平常欣赏绘画的那种，望着这幅画像，总觉得冥冥之中，好像有一种宿缘、一种情业、一种未了待了的事似的，我为之心动。我决定不再看她。

客厅是十分雅致的，一看就是艺术工作者的手笔，但不是那种邈邈的艺术工作者的。全部的布置一点也不豪华，可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值钱的，但每样东西都是有特色的：一片红砖墙、一方角窗、一座陶缶、一块几何图案的草席、一排矮得近地的沙发，处处都现出主人的水准。客厅里植物特多，是另一种特色，有吊着的葛郁金、吊着的波斯顿肾蕨……这盆蕨类植物养得这么好，可见是行家。蕨类植物对自来水中的漂白粉敏感，必须先将水贮放一天，让氯气散掉，才好浇它，这盆蕨类植物，显然是经过这种体贴手续的。

这是幢老旧的平房。进到房里，地板都要啞啞作响。房子是木质的，更增加了老旧的情调。置身其中，仿佛置身在一条大木船里，如果把“诺亚方舟”(Noah's Ark)现代化、艺术化，我想就该这样。最不诺亚的，是没有动物，不过，这样老旧的房子，天花板上必然有老鼠，地板下必然有蟑螂，所以也不能说没有动物——如果你从“三度空间”去想象的话。当然动物没有诺亚齐全，并且，尤其不同的是：诺亚的动物都是一雄一雌的，这座现代方舟的中层，有的却只是雌性。

这幢房子本来还不算小,但是左边新开了一条街,房子碰到都市计划的铡刀,就像一块魔鬼蛋糕似的,一下子被斜切掉三分之二。被切部分和保留部分之间,新砌了一道红砖墙,对外对内都一样,并没有再加粉饰。因为内外一致,使你觉得墙不再那么讨厌,至少这一道墙不讨厌。

房子被铡以后,在墙的转角,居然还劫后余生了一个小院子。小院子里搭了雨棚,就成了速写像模特儿的工作间。所谓工作间,也是一间教室,里面用粗木板搭了架、做了台,上面放着形形色色的陶器和土坯。墙脚是一座小电窑,寒酸得好像正在被大窑烧出的墙上红砖取笑。在大火里定型出来的这些红色队伍,一定奇怪它们保卫的这块小天地。它们看到在这块小天地里,一个可爱的小女人,在“手拉”出她的作品,也“手拉”出她的学徒。

陶艺是人类最原始又最创新的艺术,又最绵延不断。不论时代怎么变,人类中总有极少数的陶艺工作者,在宇宙轮回他们的成就。做为陶艺的教学者,本来就不容易大量招收学生,进入今天这种时代里,当然于今为烈。肯学这行业的人太少了,所以有人来学,都是个别的,个别的开学、个别的结业,不能大量生产学生,一如不能大量生产陶器一样。每个学生,像每件陶器一样,都有它独有的特质,因为是“手拉”的。“手拉”的陶器绝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,这也就是陶艺之所以成为艺术和它迷人的所在。就因为这样富于特质,这个地方是私塾,不是学校,也不是训练班。学校和训练班教出的任何学生,都有匠气与俗气,那是艺术的致命伤。

正在从客厅研究到这工作间兼教室的时候,方舟中层的一位雌性正在沏茶。我说一位雌性,因为还有一位——速写像的模特儿——也是这方舟的女主人之一。她们是一对姊妹,同住在这座旧宅中。分工的方式是:姊妹只管自己的卧房,其他客厅、教室、厨

房、浴室，都由妹妹管。大概就是这样管的结果，客厅墙上挂的是妹妹的速写像而非姊姊的。想到这里，我又看了这幅速写像。这时候，她姊姊已经端茶站在我身边了。

* * *

“如果，”她姊姊把茶放下。“如果这幅画像都能令阁下看得如此出神，等下她回来，看到她本人，阁下可能会看得发呆成一座大理石塑像了。”女主人之一半开玩笑的说着，请我坐下来。

我笑了一下。“不会是大理石塑像吧？如果发呆，也是一座陶器土俑。”

“谁是‘始作俑者’呢？”

“该是你吧？”

“我吗？我可不是做陶器的啊！做陶器的，可别有其人啊！”

“不错，你不是做陶器的，可是你是说‘淘气’的话的。”

“可是，我不是说着玩的，我真感觉出这幅画像迷住了你，我早就跟你提过了我家的装修情况，其中包括了这幅画像，你记忆之好，天下皆知，你一定不会忘记的。”

真的跟我提过，真的我没忘记。那是半个月前的一个下午提的。

她姊姊是非常优秀的作家，虽然只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，却已是两本专书的作者了。半个月前，这位作家大学生有些写作上的问题要问我，我答应见她，她到我家来，谈得不错。她顺便谈到她的家庭，引起我的兴趣。她爸爸做小规模的西药进口生意，是一个整齐规律的白璧德(Babbitt)型人物。此公对金钱的态度，非常有趣，他对女儿们的教育费用，一分钱也不少出，但当他认为女儿们可以赚钱的时候，他会非常关切他分多少，当然是很斯文的关切，

不是恶形恶状的。照中国旧规矩，子女是要“无私财”的，子女赚到的钱，要原封交给父母，自己如有需用，再回头向父母要，绝不可以先行扣留，更绝不可以分文不给父母。但是，时代愈来愈变了，变得子女对薪水袋的观点与父母对同一薪水袋的观点有了“袋沟”。这种“袋沟”，一旦发生在这位作家大学生身上的时候，显然两代同吃一惊。有一次，她在一家报社兼差，第一次领回薪水袋的时候，她拿出三分之二，装入漂亮的信封，上写“感谢父母亲大人养育之恩”，然后，非常兴奋的，在午饭过后，偷偷放在爸爸的书桌上，准备奉送三分之二的薪水外，再奉送一项惊喜。不料，晚饭过后，她在自己的书桌上，得到奉送与惊喜的回报——信封回来了，钱不见了，信封上却有爸爸的读后感，批以“感谢养育之恩，当然不是一次，请看右上角”。右上角赫然加批了三个大字——“五月份”！至于作家大学生的妈妈，实在不该说妈妈，该说姊姊，因为长得太年轻、太漂亮了。母女们走在一起，没有人相信那是妈妈，当然妈妈更不相信。这位妈妈少女时代很穷，寄人篱下，吃了不少的苦。所以，一朝可能，她便想赶快嫁人，有自己的家。她的婚，就这样的结得又快又早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。当然，最后有足够的时间去后悔——像所有美人一样。其实，就遇人淑不淑观点看，也下算怎么不淑。丈夫还不失为规矩人，不花天酒地、不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。他除了革丈母娘的命外，别无任何革命气质，在乱世中明哲保身、安全度甚高，这当然是世俗中理想丈夫的重要条件。谈到革丈母娘的命，他做得极为彻底，彻底到结婚二十五年，他家住哪里，他丈母娘都不知道！当然，丈母娘也花不到他一块钱。是不是一块钱的原因使他如此保持距离，我们未便“丈量”，不过总是重要的原因吧？

这幢老旧的平房，是他做公务员时向政府租来的。租金奇廉，

所以就久租不退。在这旧宅里，他一住二十一年。自从都市计划刨了这房子，他和太太就搬到新买的公寓去住了。旧宅留给了两个女儿，理论上是转租给她们，当然收租的情况颇不稳定，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，除兼差外，并没有固定的收入，就房东立场看，当然是失计；但房客是他生的，不是他找的，一切就自当别论了。

作家大学生的妈妈热爱艺术。她是室内设计专家，搬到公寓后，她的室内布置被摄影家照了专辑，登在“当代家庭”杂志上。她的职业，除做美术设计外，是陶艺教师，自己也做陶器出售。她这一气质、这一本领，给小女儿很深的影响。小女儿热爱艺术，在艺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，很快的青出于蓝。她自己也做起陶艺教师来，也自己做陶器，不过她不出售，别人要，得像请佛像请关公像一样的，把她的陶器请走，至于有没有送香火钱，她姊姊说大概有。托斯卡尼尼(Arturo Toscanini)用指挥棒敲一个水电工人的头，叫工人站好，工人问为什么，托斯卡尼尼说有音乐的地方就是圣地。显然的，速写像的模特儿是以神圣的眼光来看她的艺术品，这一点，她倒满敬业的。

作家大学生还告诉我，这位妹妹，本是北一女中的学生，但她不喜欢所丧性灵的学校教育，所以念完高二就不念了。当时全家反对她，但她不听，终于自动休了学。她跑到南部乡下亲戚家里，在竹林和风声里独自住了几天。她自由自在的活着，她有勇气这样做。她飘来飘去，但绝非不良少年，相反的，她程度好得很，她的知识很渊博，这和她的聪明与用功有关，她有两书架的藏书，书架上从《拓扑学》到拓本，从《板桥杂记》到版画，从《失乐园》(Paradise Lost)到《儿童的诗园》(Child's Garden of Verse)，几乎一应俱全。“当然，”作家大学生特别补了一句。“你阁下写的书，也包括在内。”至于写作情形，不知道，只知道她常常写东西，但写什么，发表

不发表,都不知道。总之,她很神秘,她不太喜欢交朋友。

当休学后,大家都以为她不会考大学的时候,她突然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了名,随即在台大哲学系的新生榜中,赫然出现。如今暑假到了,她已经足足念了一年大学了。

“不能小看她。”作家大学生最后向我说。“她真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小女生。她的潜力莫测,真希望你能认识她。她叫‘叶莱’,柔软的柔,上面加个草字头。”

叶莱、叶莱,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名字。

* * *

这是一个跟我一样好的名字。我的名字叫“万劫”,也是两个字。三十六年前我一出生,浩劫余生的父亲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他用这个名字,给他艰辛的一生做了终点,给我艰辛的一生做了起点。他把我叫做“万劫”,大概意味我在劫难逃吧,但劫数难逃,却历万劫而依然存在,可见劫后余生的本事,也不在小。也许父亲起这个名字,别有更积极的意思,他可能希望他儿子长大后能够“劫富济贫”吧,那样也好。总之,“万劫”、“万劫”,这是一个响亮的名字。不俗气、有个性,并且含义深长。如今“叶莱”这名字,也是如此。普通字典里找不到她名字,她名字藏在古文字典中。看她名字,就想到她来自古典、穿过古典,飘进现代的时空。

“这名字很古典,”我说。“但也很现代。植物学上有一种茭萸花,是穗状花的一种,像柳絮等都是。英文叫 catkin 或 ament,叶莱的名字,就是这种意思吧?”

“你的博学真吓死人。”作家大学生吃惊了。“我们可没知道的那么多,我们叫她‘小莱’,因为她真的蜜蜜柔柔的。很清秀可爱,不过有点怪。也许你会喜欢她,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该不该认识。